## **村支书**

老齐总是笑眯眯的，他弯着腰拄着个拐杖，夏天坐在村里大榕树下面乘凉，冬天坐在大庙前的石阶上晒太阳。他脾气好，就算是对七八岁半大狗都嫌的臭小子们，也是一副笑容，大家都愿意找他聊天，别看他的肚子瘪瘪的，但藏有说不完的故事。应该叫他齐爷爷的 ，但是他老喜欢叫我小林，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小！为了报复，我就叫他老齐。

小时候我总喜欢往他身边凑，放假时候的我对于老齐就是块狗皮膏药，怎么甩也甩不掉。我喜欢带着我的工具去祸祸他种在门口的花，先是拿剪子为他的玫瑰“修剪”一番，后是拿我的铲子为他的茉莉“松土”。他坐在屋檐下的摇摇椅上晃呀晃的，戴着老花镜费力地看报纸，旁边的小桌子上放着一壶茶和两个茶杯，一个是他的破搪瓷杯，印着的毛主席大头像已经斑驳得不行，另一个米奇杯子，是我特意送给老齐的生日礼物。很显然他非常喜欢，喜欢的舍不得自己用，才用来招待我！我累了就跑到他身边坐着喝茶，偶尔蹭一蹭他的糖。这是我最期待的环节，老齐要化身故事大王讲故事啦！老齐摘下他的老花镜，故作玄虚地指了指远处说：“小林同志，你看那是什么？”我站起来看看回他：“井啊！这有什么稀奇的？”“你知道这井怎么来的吗？”“怎么来的？”“那个时候啊……”

那个时候是国家搞发展的时候，那时候的农村啊，可没有现在这么舒服。大家住的是破土房，条件差的人家住在牛棚里，夏天时候苍蝇满天飞，又热又臭。对于农民，耕种是第一要务，种地需要水，那时候村里没有井，没有水渠，也没有池塘。村民需要到几公里外的江里取水。老齐，是当时村里的村支书，刚调来村里不久，在了解村中情况后，他决定要在村里打井。这个决定可不得了，村民们都沸腾了，他们谁也没打过井，咋能搞这个啊？乱挖土，土地公不得生气啊？今年收成能好呐？其他人的工作都很好做，即便是迷信，但打井还是会便利到自己，就是需要做我外公的工作。因为老齐要挖的井就在外公家旁边，听老齐说，当时我外公打算用那一小块地扩扩他的牛棚，或是养养他的鸡鸭，意见可大了。可是偏偏外公家在的地在村中间，按理说换一换也就好了，但是老齐指定就要这块地，谁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外公这个人脾气特别臭，老齐也很倔，这两人就吵起来了。

“后来怎么样啦？”我好奇地问。老齐笑眯眯地说：“我把你外公打了一顿，三天没下来床，他就同意了。”“才不会，你还没我外公高呢！”“小林同志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！你该回家吃饭啦！你妈妈提着竹竿过来啦！”在暴力逼迫下，我只好回去了。小孩子的好奇来的很强烈，对于不知道的事就要问出个结果。于是我吃饭的时候就问我妈妈了，我从妈妈嘴里听到了我不知道的老齐。

当时确实动手了，但是是外公的单方面殴打，老齐没还手，脸上被打了一拳挂了彩。这事出了没两天，外公从山上采药时候摔断了腿。当时小阿舅在准备高考，妈妈也在读书，大阿舅在外打工，大姨刚嫁人不久有自家的活干，农务负担一下子落在外婆和妈妈的头上了，妈妈不得不休学回来干活。老齐听说了这件事，马上骑来他的自行车就把我妈送回学校了。老齐当时说：“你们家农活我帮忙，你赶紧准备考试，读书不比干活重要啊！”坐在老齐的自行车后座上，看着他并不宽阔的肩膀，忽然就落了泪。老齐就这样用他并不宽阔的肩膀，为我们家挑了三个月的水，其中两个月是“长途”，一个月是“短跑”。因为是井打好了不用跑去那么远挑水啦。在第一个月，我外公就心软了，老齐力气不大，别人是一担一担地运，他只能一桶一桶地运。一边要忙我们家的，另一边忙自己家的，人一下子就瘦了。这下外公心甘情愿地把那块地让出来了。打井需要一个月，外公腿不方便帮不上忙，就坐在家后面帮老齐当起了监工。他总是留老齐在家里吃饭，老齐说什么都不答应，嘴里总挂着一句：“该做的，我不占民众的便宜。”后来神奇的是，那块地出水很快，挖井没有很长时间就好了。

妈妈说完了，我外婆也说了关于老齐的一件事。

村里还有个阿肖叔叔，是个孤儿，他的妈妈生他的时候难产死了，爸爸既是个酒鬼也是个赌鬼，在阿肖叔叔6岁那年去隔壁村赌钱输了被活活打死了。阿肖叔叔在老齐来之前一直是吃百家饭长大的，没爹没娘没教养，自然也染上小偷小摸的习惯。一次他摸到老齐家里去了，偷了老齐的几块钱去小店里买东西被村民们抓住送到老齐面前。为什么被发现呢？因为那个钱是店主找给老齐的零钱，因为破了所以印象深刻。老齐看到了阿肖偷钱却很平静，说了一句“他也不容易”就放他走了。阿肖叔叔屡教不改，又偷了一次，这次偷得大了，是从村民那里集的钱用来修寺庙的。因为涉及到神灵，大家都很生气，把阿肖叔叔打了个半死，老齐知道的时候阿肖叔叔昏迷过去了。那时候阿肖11岁，虽然发育不良，但也是个有点重量的男孩子了。老齐用他不够厚实的背将阿肖背起来去医院了，那一阵子阿肖还发烧了好几次，老齐就这样一来一回地背他呀。有一次刚下雨地滑，老齐摔了伤到了腰，他直的像竹竿一样的腰就从那时候开始弯了。

阿肖好了之后，老齐合计着就把他给收养了。我外公尤其不理解：“你咋的收这个偷子呢！养不熟啊！”老齐皱着眉回他：“我也不能看着他就这么毁了呀！这孩子聪明呢，不坏的！”收养阿肖的那一天，老齐给阿肖一个团徽、一个党徽，他对阿肖说：“你现在还没资格戴上它们，我希望有一天，你能戴上。”阿肖叔叔从此就跟着老齐了，老齐没有娶妻，没有生子，但是就有了一个阿肖。

“我都不知道阿肖叔叔以前是这样的，他是不是也是村支书呀！”我临时想起来阿肖叔叔前两天在大队把我拖去写大字了，他的胸前好像也有个红红的徽章。“是的呀。”外婆又给我盛了一碗饭。但我吃不下了，我得去找老齐了，我要去找他，我也要团徽和党徽，顺便，套套话，也许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故事。

林栩涵

203100219

电话：13338401527

QQ：1062461260

20级汉语国际教育专业

文学院